

【原乡切片】

遇见开花石

□刘云利

周末时间，闲来无事，我只身前往芝罘区的岱王山，探寻“蜗居”在城市之中的开花石。

岱王山为奇山山脉的最高峰，海拔400多米，向东北和东有两个支脉逶迤入海，顺山势向西南转西则是黑塔山、塔顶等山峰。来到岱王山脚下，我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，山北面一百米处就是喧闹的城市街景，进入岱王山则似进入另一境界。几处低矮的山屋坐落在山脚下，屋子四周种着梅树，从立春至四月，朵朵盛开，争奇斗艳。稀疏的篱笆院子养着几只跑山鸡，咯咯地寻觅食物，林中不知名的鸟儿在鸣叫，似乎在迎接游人的到来。

顺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前行，几分钟后便来到高低错落的石阶小路，沿着石阶继续拾级而上，两旁是依山而生的松树，一年四季绿莹莹地陪衬着大山。偶尔几处突起的岩石矗立在山坡上，远远望去像劝慰游客驻足休息的慈祥老人。

迤连绵，美丽的芝罘湾安静地依偎着城市，眼前呈现一幅依山傍海、山海相拥的美丽画卷。傍晚六点，夕阳西下，晚霞霓裳，一道红色光晕与天空交汇，美不胜收。

此情此景，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一个疑问，这些巨石为何叫“开花石”？同游中人让我欣赏了一张照片，原来，这些突起呈散状的巨石从空中自上而下俯瞰，形似一朵花绽放在山麓之中，因而得名“开花石”。此名且俗且雅，寓意着美丽雅致，赋予了山石灵魂。

从开花石下来，我继续沿着木栈道前行，大概5分钟后转角进入山林大道，道路设计得很人性化，既有行车的柏油路，也有路人行走的台阶。道路两旁的梅花、玉兰、紫荆、连翘等都在灼灼盛开，颜色各异，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，紫的像烟，千娇百媚竞相绽放，一阵风吹来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。

据说开花石的夜景最美，既然来了就要不虚此行。晚上七点半，我又重新登上



山路弯弯曲曲，或呈“之”字形，或呈“S”形，十分锻炼游客的脚力。虽然有些累，但心中强烈的渴望催促我不能停歇。正当我要大汗淋漓的时候，来到了开花石脚下。

驻足观望，岱王山的开花石由几十块巨石组成，大小不一，高低相错，有圆有棱，有坡有壑，突兀屹立在岱王山北麓。石下有一棵碗口粗的山松，依偎在山石身旁，像一个卫士守护着开花石，这棵山松虽然没有黄山迎客松的隽秀飘逸，但也苍翠挺拔，透着丝丝赤胆忠诚。

开花石处在岱王山北麓险峻陡峭的顶峰，只能同时容纳二十余人攀登观望。最近成为打卡地之后，游人如织，登山观望还要排队等候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了开花石，想一睹它的芳容。等我登上以后才发现别有洞天，站在开花石上极目远眺，半个城市一览无余，尽收眼底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远处黛青色的群山透

开花石，景色果然不一般，繁华城市的万家灯火，宽阔街道的车水马龙，标志性建筑的霓虹灯光，海上渔船的点点灯火，和着天空的半轮明月和繁星点点，到处都是五彩缤纷、绚烂多姿，怎能不惹人爱怜。

返回途中，我听见一名游客说，这个开花石有些单调，玩了一个寂寞。对此我不敢苟同，“开花石”寓意双美，既有赏花之美，更有怡心之意。有人看山，也许想要看的是山的绮丽，山的峻险和山的秀美，开花石未必能达到他们的期待值，难免心生遗憾。其实，平凡了多年的岱王山，因“开花石”重获关注，自有它值得称道之处。于我来讲，看山是看境界，看格局，看胸怀，寻访一座山，各取所需，找到灵魂足矣，何必纠结山的形态呢？“智者乐山，仁者乐水”。如有时间劝君一行，攀登岱王山，寻访开花石，眺望芝罘湾，只要打开心扉与山峦对话，就能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生。



【此心安处】

□李清

去过扬州的盐商园林，也访过山西的晋商大院，没想到在山东沂蒙山东麓，也有一片规模宏大的大院，六百年的青瓦群落藏着一个家族的兴衰与坚守。

这处庄园叫庄氏庄园，位于临沂市区东北方向、浚水河畔的大店镇。它始建于明洪武年间，是北方地区规模最大且保存完整的家族庄园之一。

车子来到庄园入口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片的青瓦，层层叠叠地铺展着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脚下的青石板路已光滑发亮，缝隙里还嵌着一些青苔，踩上去软软的，带着几分潮湿的凉意。

沿着石板路往里走，便是庄园的核心区域。一座座院落相连，木质院门多带着岁月的斑驳。我先走进了一处不起眼的小院，院子中间有一块小小的菜地，墙角种着几株月季，虽已过了花期，仍有零星的枝叶翠绿。讲解员说，这是庄氏始祖庄瑜初到时的居所雏形。当年他带着家人从江苏东海（今属连云港市）迁徙而来，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靠着租田耕种，在这样的茅舍里扎下了根。我摸了摸院墙上粗糙的青砖，仿佛能感受到庄家人的艰辛。当年的他们，

六百年青瓦流芳

就是在这片荒烟蔓草的土地上，一边耕种谋生，一边教子孙读书。

穿过几道回廊，到了庄氏书院旧址。院子里摆放着几张旧桌椅，桌面上还留着淡淡墨痕。墙角放着一个旧书箱，里面整齐放着几本线装古籍。讲解员说，明万历年间，庄氏第五世孙庄谦在这里苦读成才。他幼时家贫，无钱买纸墨，就以灰为汁，以地为笺，白天挑着火烧沿街叫卖，晚上在灯下苦读，考上了进士之后，被称为“烧饼进士”。书院的墙上挂着庄谦的画像，看着画像，仿佛能听到当年的朗朗书声。

从书院出来沿着中轴线往前，是庄氏庄园最气派的堂号群落。堂号，是旧时家族祠堂或门第的名号，用来标识宗族支派、彰显先祖功德或家风。据介绍，这里鼎盛时期著名的有七十二个堂号，每个堂号都有对应的功名与德行，无功名、无德行、无产业者不得立堂号。走进其中一座“四好堂”，堂屋正中央挂着一块朴素的匾额，上面写着“读好书、说好话、行好事、做好人”十二个大字。这便是庄氏的家训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字字实在。

庄氏庄园占地近七十亩，超过乔家大院规模，房屋更是多达

五千余间，号称“华夏第一庄园”。整个庄园，既有北方四合院的雄浑方正，又有江南园林的精巧雅致。一路穿行，不时看到写着“耕读传家”“忠厚传世”等字样的匾额，各种砖雕、石雕、木雕上纹样精美，有花鸟鱼虫，有圣贤故事，无声地教化着一代又一代庄氏子弟。我走到一处高处，俯瞰整片庄园，青瓦连片，院落错落，浚水在庄园旁缓缓流淌，像一条银色丝带缠绕着这片古老的宅院。

四余堂和居业堂是红色圣地的见证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已是花甲老人的庄氏族长庄余珍，毅然决定将整个庄园捐献出来，作为八路军115师司令部的驻地。居业堂里，陈列着当年的旧桌椅、旧油灯、旧地图，作战室里的沙盘上，小红旗标注着当年的战斗地点。看着这些旧物，依稀看到了当年革命先辈们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身影，感受到庄氏家族的家国大义。庄家人的风骨，让这座古庄园更添分量。

庄氏庄园不仅是建筑史上的杰作，更见证了庄氏家族的变迁。走出庄园回头望去，青瓦无言，青砖不语，“读好书、说好话、行好事、做好人”的家训，已融入乡土文脉，滋养着一方民风。

【共享记忆】

□路来森

传统的农人，一到春天就喜欢到田野里走一走，不是一次，而是若干次。“走一走”，农人谓之“沾地气儿”。

地气儿是什么？尽管众说纷纭，但究其根本，地气儿就是土气，没有土气，也就没有地气儿了。所以，地气儿都是大地赋予的。

春回大地，地温上升。早晨，行走田间，站立地头，举目瞭望，地面弥漫着如烟如纱的水汽，那种水汽，祛除了冬日的干燥，涤荡了空气中的尘埃，灌溉了大地，也润湿了空气，使得春天干净而温润，清新如洗。水汽，就是地气儿的呈现形态之一。

地气儿蠕动，微风生焉。吹面不寒，风儿细细软软的，温暖着人的身体，也温存着人的心灵。襟怀敞开，地气儿潮涌而至，感受到的是煦暖，是和软，是春气荡漾的沛然感，是大地涌动的力量感。这个

地气儿

时候，站立高处，你会情不自禁地想长啸几声……

沾地气儿，吸取的是大地的气息，更是大地的力量。这种力量，畅通了农人禁锢一冬的经脉。

一把犁，插入泥土中。黄牛拉动，犁头翻卷泥土，一片片，一片片，卷向犁头的一边。黏稠的泥土闪烁着幽幽的光泽，散溢出淡淡的泥土腥味。那种“腥味”，是地气儿的特殊味道。

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风，是地气儿之凝聚。春风裂树皮，风一吹，冰消地裂，草木萌发，百花争艳。大地万物勃发，此时，更多的人会以更多的方式“沾地气儿”。农人把自家的牛羊赶到田野上放牧。牛羊在前，踉踉而行，牧人在后，姗姗跟随，鞭子时有举起，却从未落到牛羊身上。牛羊悠悠，牧人缓缓，一切都不急，过程比结果更重要。

一些孩童，怀抱柳枝，行走在折柳回家的路上。折一截柳枝，做

一支柳笛，呜呜咽咽地吹着，边走边吹，一路笛声，一路笑语。蹦蹦跳跳的脚步，欢快如雀跃的雀儿，叽叽喳喳，鸣个不停。另有几个孩童，正在田野上放风筝。一人扯线，数人围绕，风筝线拉得很长很长……通过孩童的手，通过一条线，一只风筝也被灌入了地气儿。几位老人在田野上挖野菜，左手竹篮，右手铁铲，寻寻觅觅，铲铲挖挖。野菜，清灵、新鲜，散逸着淡淡的野蔬香。那色彩，那菜香，都是沾满地气儿的。

春气浮漾，地气上升。整个村庄，就是一艘浮游在地气儿上的船，摇向季节的深处。耕作，播种，生长……每一棵庄稼，都在接受着地气儿的营养，在季节的深处开花，结果，送出沉甸甸的丰收。

地气儿，是大地的呼吸，是庄稼的营养，是滋生万物的温床。人，沾一点儿地气儿，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灌溉，有了生命的根基，生命，就会因之鲜活、明朗。